

黑水西瓜

曹保明

在吉林省西部的洮南，有一种出名的特产叫黑水西瓜。这种西瓜特别甜、特别大，叫黑水西瓜是因为它生长在洮儿河一带的黑龙河流域，但提起这种西瓜，还有一个奇特的来历。

传说，清末民初闯关东时期，离洮南100多里远的一个地方叫查干窝棚屯，这个地方有一个闯关东来的人姓范，人称范老五。范老五到达东北之后，便在当地的蒙古族王爷那里租来了一片地，慢慢地他也成了一个大地主。

在他所有地中有一片是沙石地，是兔子不拉屎的癞蛤蟆地，他成天想自己怎样把它租出去，怎样发财。有个人对他说：“什么是财？人就是财，财就是人。”他不明白。

那人又说：“你天天门口路上过的都是财。”

“路上的，是啥呀？”
“是人呐！”

他回家之后，反复琢磨着，就见远处来了一伙逃难的人，一个老头领着一个年轻小伙和儿媳妇一家三口。

他望着这三个人，灵机一动，上前去说：“找不找活计干？”

那三个人一听，千恩万谢，说找。

范老五说：“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们给我种地一年，我给你10头牛、5匹马、15只羊……”

对方一听，种人家的地，人家还给自己报酬，真是讲究，这该咋样感谢恩人，但是范老五接着说：“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地我啥时候要，你就得给我！”

这算什么条件，应该的嘛，于是就这样定了。

种人家的地，人家啥时候要就给人家，这是对了。但是范老五却暗暗地乐了，他在院子里找一间小棚子，让王老五一家住了下来。

打春之后，范老五就说：“屯西有一块癞蛤蟆地，给你去种。”

“好好。”王老五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扛着镐，领着儿子和儿媳妇就去种地了。

可是到了地里一看，儿子和儿媳妇傻眼了，癞蛤蟆地？这东北所说的癞蛤蟆地，就是那种沙土砂石遍地的地，没有一点儿黑土，只长一些小野菜，一坨儿一坨儿的，根本种不了庄稼。

儿子一看就坐在地上哭开了，说：“爹，咱们上当了！这荒沙地能种啥呀？”

可是老爹却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不管啥地，也是地。”

“种啥？”

“种瓜。”

“什么？种瓜？这沙石地能长瓜吗？”

爹说：“活人怎么能叫尿憋死。”

“那怎么办？”

爹说：“你先和媳妇去割条子去。”

“干啥？”

“咱们编马嘴兜儿。”

什么是马嘴兜儿？我们知道，东北的人，特别是那些赶犁杖、赶车的人，要给马的嘴上戴一个兜儿，是用柳条编的，以防牲口路上啃人家的青草，惹人厌烦。

儿子还不知道爹是什么意图。他在爹的指导下，和媳妇割了许多柳条，爹编了1000个马嘴兜儿，然后在沙地上刨出一个个坑，把马嘴兜儿一个个地埋在坑里，每个马嘴兜儿都装上了黑土的草炭土，在草炭土里种上了西瓜。

万万没想到，这马嘴兜儿种的西瓜长得特别好，而且那块地打五月十三头一场雨下了之后就长得扑扑腾腾的，这可把爷三个乐坏了。小苗绿油油，于是他们就在沙土地上盖了个草棚子，他和儿子住在这里，儿媳妇天天给做饭，一家人过得乐乐呵呵的。

一家人喜乐，让范老五奇怪。

于是一天，范老五偷偷地来到了这片无法耕种的荒沙地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来王老五已经种上了西瓜。可是范老五奇怪，这瓜怎么长得这么好？于是他觉得发财的机会终于来了。过了三天，他找到了王老五，说：“王老五，这个地，我得要回来了。”

王老五大吃一惊，想说：“东家，你不能要，现在的地我刚种上。”但是他又想到人家东家说过的话，地啥时候要，你就得给人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含着眼泪回家了。回家之后，他和儿子坐在那里，这时候，老头儿突然说：“好办！”

他对儿子说：“你到东家那里去，他不是要地吗？那得先给咱们他当初说的牛和马，还有羊。”于是，儿子第二天就来到了东家家里，把当初签订的契约给了东家。东家给了他10头牛、20匹马、20只羊，让他在一周之内马上把地倒出来。他说：“好。”于是儿子回了家，和爹两人连夜就把这些马嘴兜儿的西瓜秧一棵一棵地挖出来，装在牛马的背上，三天之间就把这1000个马嘴兜儿的西瓜秧拉到了今天的洮南这一带。

当年洮南离范老五家范家窝棚屯的沙地有百十来里路，所以他远走高飞，范老五并不知道。

七天之后，范老五再来到自己家地里，一看地里静悄悄的，再一看才发现地里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1000个沙土坑。他后悔得哭天喊地，可是有什么用也没有。而人家王老五把“地”搬回家了，这些西瓜秧搬到了今天的洮儿河流域，也是在一片沙土地上种上了这种西瓜。从此，这种西瓜越种越好，而且沙土地由于有了马嘴兜儿所培育的西瓜秧，长出的西瓜又大又甜又好吃，而且无籽儿，于是人们就称其为洮南黑水西瓜。



香湾公园记

王小微



在风里摇曳。偶尔看得见一株瘦美人。大红的花瓣丝绒样，镶嵌着若有若无的洁白裙裾。美人，果然自有美人风采。瑟瑟而艳，于千万野花中自成焦点。

相比之下，旋花就显得谦逊多了。这种喇叭一样的小花，粉白相间，状如小碗。记得小时，我们就叫它打碗花。这样的小花，一朵一朵，隐没在草丛里，也让人望之不舍，生出许多怜爱。

水边。从芦苇已长出新绿，却还有枯旧的秆夹杂其间。那新生的，从从如针尖般细密、坚挺，呼啦啦破土而出，呼啦啦细密如林。或许，下过几场透雨，这坚忍了一冬的枯萎秆，才会萎而去。新的生命，势如破竹，总会开启自己的一片领土。

水中。野鸭数点。这边嘎嘎，那边呷呷。凝望中，见水面荡起一线，原来调皮的一只扎起了一个猛子，如水下快艇般倏忽而去。再见，却是在远处水面冒出了个机灵的小头。有水有草有沼泽，同时又能远离喧嚣与干扰，这群生灵，不知从何而来，却终于在此觅得了一方清幽。

如果离开大道，沿着一条条小径信步走，就会看到从丛野生的植物。春蓼，如此好听的名字，细细望之，很像我们小时候的蛤蟆腿儿。绿色叶片上，均匀点染黑色。皱叶酸模，硕大的叶片高高卷起，自呈威仪之势。屋根草一片一片，开着小小的黄花。不知道谁给它们起了这样的名字，使得这漫天漫地的杂草，也让人倍觉亲切起来。

拍着这些花草草时，我总会蹲下身来。每每与它们平视，将手机镜头对准它们的柔枝与花瓣，瞬息之间，这小小的花儿就如同临风而立的大树。是的，如此平视而非俯视之下，那一根根细弱的枝干，就呈现出了无限挺拔向上生长之势，恍惚之间，让人感觉这一棵小花，也是顶天立地。

环环环绕，在清晨和傍晚，我总要走进这园子里去。有时候，看着那些修习园林的人，便特别地羡慕他们。望着他们，我也想真正地置身于这片山林。拿起一杆锹、一把镰，去亲手栽下一棵树，修剪一片草。

落成一年的小公园，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会长成一片葱葱郁郁的树之河、花之海、草之洋吗？到了那时，这里就会是一个完整而自洽的生态系统了吧？据科学家们说，每一片森林，都会有植物们细长的菌根在地下暗暗地结成网络。这些网络错综复杂，紧紧相连。每一棵树木，大约也包括每一棵小草，都会利用这些暗藏在地下的神秘网络，来分享信息、水和营养物质。如此，生长在同一方区域内的植物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很有几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意思了。而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棵植物，大概渐渐地，就会拥有了相同的气质，相似的神态，甚至，相愉相悦的彼此心情？

且不管植物们心情如何，行走在这一方天地里，我的心情却是愉悦的。这一方小小天地，使我从斗室里走出来，就能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天地无言，草木无语。每每置身于这一方小小天地，总能遗忘所有烦忧。哪怕片刻，也是好的吧？

在这里，清晨的云和傍晚的风，恣意的草和自在的花。只需望上一眼，便让人觉得，嗯，一切，也许都刚刚好。

香湾公园落成第二年，渐渐就有些模样了。

因为挨着香湾街，就有了这样一个香喷喷的名字。一面临着水，一面被密集的居民楼弯弯环绕，这座公园，安然睡在了城市臂弯里。

早早晚晚，我都会来这里散步。从它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我就隔着围挡起来的围板，远远眺望。从从处处的野蒿占据了这块空地，使人心底也生出荒凉似的。

然后有一天，公园破土动工了。巨大的挖掘机一辆一辆，翻江倒海。各样的树木，也赶在隆冬之前，都栽到了树坑里。种草，种草，大面积种草。

转过年来第二个春天，就可以尽情地踏入这园子了。

天高地阔。人一路进这园子，心里瞬间就涌起这样的感情。

毕竟，从一块蛮荒之地，变成一方可以落脚的园子。去冬落进土里的树木，此时还尚扎根不稳，大大小小，皆被一方方木头加以支撑。有风吹来，这些木头扶持着高高低低的树干，发出唧唧呀呀的声音，犹如鸣奏一曲摇篮曲。树下，大片的草地，高的已结出草籽，在风里远远望去，如稻麦轻扬。一条宽而黑的柏油大马路，直接在园区里回环萦绕，虽说略有简单粗暴的嫌疑，倒也契合了这天边的公园高远阔大的气质。而小路呢，就是一块块路石铺就，一条条从这大路上分叉而去，穿过草丛，穿过树木，皆向着水边蜿蜒。

眼下，正是六月的清晨。

高高的芜杂青草，陆续已被修剪。机器轰鸣声过后，大地呈现出了清朗之色。一片片草叶，顶着一颗颗露珠。千万片草叶，就成了晶莹的露珠海洋。朝阳暖暖，明亮处，映照得这些绿草变成了透明的翡翠色。顺着这绿色，遥遥向远方，有成片被特意保留的黄色小花，在微风里轻轻摇曳的树梢，淡蓝而高远的天空……

鸟鸣真响。贪睡了一夜的鸟儿，也如人一样醒了，争相唱起欢歌。鸟儿在哪里呢？循声而望，有时只在树尖隐约望见影子，有时候再往前走一步，便呼啦一声，惊起一树，疾驰而去。

白桦树，永远是动人的一幕。眼下的这一片，看起来还有几分孱弱，但就是那样不动声色，却已然抓住了每一缕经过的目光。洁白、修长的一棵，不知怎么，总让人有一种错觉，觉得这树是凭空在半空里生长出来的。纤纤细细，直立而上，一蓬树冠永远像一幅淡淡水墨画。特别是以那淡蓝悠远的天空当背景，久久望去，它那飘逸轻扬的身姿，直要融入漫天云烟里去。

有些树要做仙子，有些树要做勇士。松树们从不舍糊犹疑，一棵棵只要落地生根，就要长得茂盛巨大，遮天蔽日。有朝一日长成松林，那时候，公园才有雍容、阔大、典雅的气质。

柳树，永远是邻家淑女，给人安心、舒心。盼着这一棵棵光光的树干，慢慢长，快快长。柔枝纷披，一直垂到水边。

水边。花开了。丁香做成篱笆，芬芳馥郁，弥漫着盈盈水气。最常见的小雏菊，白白黄黄，

走进梨树县的蔡家镇，一条长长的柳岸呈现在眼前，它似乎在讲述着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

大约从西周开始，历代君王为防御外敌，先后在2000多年里，断断续续修建两万多公里的长城。途经陕西、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甘肃、内蒙古等15个省市地区，成为了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

然而，到了清朝年间，康熙大帝在与大臣们商谈边患问题的时候说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从此，康熙帝下令永不筑长城。然而，大臣们认为，坚守故土龙脉，还是应该采取一些防御措施，于是柳条边就产生了。

柳条边又称为条子边或是盛京边，柳条边成梯形，高三尺，上窄下宽，上宽三尺，下宽五尺，两边有深沟五尺，整个边体都是由土堆积而成，坡面和上平面插满柳条，然后，像栅栏一样用绳子连接起来。清朝柳条边共修筑近40余年，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总长度1300公里，后来被人们称为“绿色长城”。它把东北地区划为一个特殊的地带，为原居民放牧耕种起到了安全防护的作用。

柳条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长白山地区丰富的物质财富，比如蛤蚧、水獭、野蜂蜜以及野山参，不被外族偷盗，起到了良好的防护作用。

柳条边呈“人”字形，修建“人”字形的撇捺焦点，在今辽宁省的铁岭市开原市北的威远堡镇。从威远堡镇向西南至山海关构成人字的一“撇”，由威远堡向东南至海边构成人字的“捺”，而人字的一竖是由威远堡向北延伸至吉林省吉林市的法特东亮子山下。这样柳条边将整个辽河平原包围起来，并设有边门16座。

随着岁月的流逝，柳条边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风云突变，在万马嘶鸣中，那条长长的柳林一去不再回来。

蔡家镇这段柳条边被称为新边，是康熙九年（1670）至二十年（1681）重新加修修的。两侧高高的边门，仿佛记录着通关官兵的威严，统领着嗷嗷待哺的人们，在蔡家镇这块土地上兴旺了那段时光，磨碎了岁月沧桑，把历史的足迹一点点风化今天的眷恋和深情。

其实，民间也有柳条边一说，上世纪60年代末，在我出生的小山村，就有柳条边。那时候人们都称它为“大壕”，和蔡家镇的柳条边相似。在我们村子北边有一片宽阔的大草甸子，能有十来垧地。柳条边围起来了椭圆形大牧场，生产队就在里面放猪、放牛、放羊、放马。牧场中间有一个约半垧地的河塘，供家畜饮水和避暑。周围是茂盛的牧草，一到夏天，那里就开满了蓝色的



我们这疙瘩

荷花，那种荷花叶子不大，和莲花不同，一串一串的，猪最喜欢吧唧吧唧嚼它的根。远远望去，河塘一片湛蓝，卧在碧绿的牧场中间，显得特别美丽，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在生产队里的猪圈、牛圈、马圈、羊圈们在那里玩耍。

大壕的堤岸柳荫浓郁，是我们这些孩子玩耍最甚的地方。在柳荫下抓蝴蝶、斗蛐蛐，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偶尔，我还帮生产队里的牧畜们照看一下家畜。

一般的时候，只需两个牧人分别轮班站在壕的一头，就能看护好所有的家畜，其他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闲游。很快一天就过去了，等日落西山，家畜们也吃饱了，牧人们就吆喝着家畜回家，家畜们回到生产队的大家庭也不用再喂食。

据爷爷讲，修壕的是清朝年间的一个大户人家，一是为了放牧，二是为了防贼，也有防狼的作用，更可贵的是可以防风。如今的柳条边，基本上看不出轮廓。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由柳条边围成的牧场，早已改成农田。郁郁葱葱的玉米，盖住了所有的历史痕迹，只有风雨在四季中飘摆，记录着花开花谢、蝶飞蝶去的思念。

我读过一首康熙皇帝的诗，是他游彰武台柳条边，看到皇家牧场浩浩荡荡，感受到家乡美丽的风光如此壮观，于是挥笔写道：

雨过高天晚映红，
关山迢递月明中。
春风寂寂吹杨柳，
摇曳寒光度远空。

这首诗表达了康熙帝对塞外故乡的留恋和深深的情意。那积雪融化后的小草，迎来了一场春雨，整齐地冒出了绿芽，远远望去绿草如毡，天晴月朗，杨柳依依醉卧春风。康熙皇帝感慨美丽的草原风光，默默地养息着关东辽阔的牧场。自然而然就享受了这里的寂静与清新，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绿波连接天边的蔚蓝，宽广得让这位皇帝心醉。

站在蔡家镇柳条边的遗址旁，我仿佛看到了满堤的柳枝拖着一段长长的岁月，在历史的河流里荡漾，那柔嫩而纤细的柳枝，在微风中摇曳着，属于它的故事，远远流淌。

记忆中的柳条边

马丽辉